



藝林蒙求初編

五

K910
#10
(5)



K990
#10
(5)

藝林蒙求第五卷韻語目錄

玄齡海鷗

第一葉

庾翼家雞

殷蒨圖姬

四葉

敬君畫妻

方石鎮肉

同上

高樓去梯

廷珪花映

五葉

宋儋柳低

魏公壯偉

七葉

溫國清勁

唐館禮賢

十四葉

楚廟圖聖

康節快意

同上

明道甚敬

雲林負氣

二十葉

松雪盡性

桃版禦鬼

二十四葉

煙閣形勳

仁祖注瀑

二十五葉

叔夜凌雲

仲容兼采

二十八葉

宗昞回紋

張墨叅神

二十九葉

伯玉得筋

孔篆銅盤

三十葉

老書石室

石恪滑稽

三十一葉

齊翰超逸

由夷硯墨

三十三葉

恬倫帑筆

補之集成

四十葉

克明巧密

趙岐四像

四十二葉

張叅五經

煙雲有理

四十五葉

鬼魅無形

索靖草狀

四十
六葉

鮑照勢銘

仲由木劍

四十
七葉

水聖晶餅

藝林蒙求卷之五

高崎 松田順之編輯

玄齡海鵠

庾翼家雞

唐房玄齡字喬

舊唐書云
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

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天下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

白其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

噐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其凶跬可須也年十八

舉進士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

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漢王
諒及玄齡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
志太宗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授記室征
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與諸將密
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曰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
今我有玄齡猶禹也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理
盡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
判大計事平第功與如晦長孫无忌等為第一後進
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謀訟細
務宜屬左右丞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以創業

為難魏徵以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
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
驕則怠怠則止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加太子少師太子欲
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以權寵
隆極累表辭位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
辭帝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
如止左右手母多讓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
之任朕無西顧憂矣晚節多病許肩輿入殿帝視流
涕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

文帝遺誠如此其至而次子遺愛不能治家其所尚高陽公主驕蹇高機又誣其夫兄遺直罪帝勅鞠治

于顏色玄齡顧諸子曰討高麗未止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諫之帝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擢二子官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曰文昭玄齡夙夜勤疆任公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常恐諸子驕侈集古今家誠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贊曰唐柳芳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各權

乃得主与遺愛及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意可慨也夫

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唐書張彥遠云司空書如海上雙鸞法書要錄房文昭則雅而能和穩而不訛精神正氣宵臆餘波若蘋萍異品共泛中河述書晉庾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杜又殷浩才名冠世而翼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言于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為鄱陽西陽等郡撫和百姓甚得歡心及兄亮卒授都督江荆等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起居大任

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人情翕然
稱其才幹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帝及朝士皆遣
使譬止翼不從輒行至夏口以所調借牛馬來處皆
遠百姓所稿穀草不充加向冬野艸漸枯權停此舉
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
圖後舉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年四
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晉書翼善草隸名亞右軍
兄亮就右軍求書逸少答云稚恭在彼豈復假此斷書
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
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湏吾下當比

之王僧虔論書

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郝愔及其晚年方妙
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見之嘆服因遺羲之書曰張
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狼遂乃亾失常歎妙迹永絕
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廣川書跋

殷蒨圖姬

敬君畫妻

齊殷蒨陳郡人善寫人面與真不別劉瑱妹為齊鄴
陽王妃伉儷甚厚王為明帝見誅妃追傷成痼疾醫
所不療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
鏡狀如欲偶寢密令媪孀示妃妃視畫唾之因詈云
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

苦因即焚此畫南史

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美敬君工畫貪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說苑

方石鎮肉 高樓去梯

齊海陵王墓誌在沈翰林括家沉慶曆中在金陵厨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文刻乃此志也後為人借去不還遂止所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

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東觀餘論

劉宋顧駿之畫師於張墨常結構高樓以為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後含毫天地陰慘則不下筆歷代名畫記

廷珪花映 宋儋柳低

唐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又舉制科異等為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作大象廷珪諫之罷役會詔市河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云此有損無益也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宜以

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
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復營佛
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
諫帝不省玄宗開元初大旱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
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
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誠
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風登端士放佞
人屏後宮減外廐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於
惠惇獨蠲薄徭賦去滛巧捐珠璧或謂天戒不足畏
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

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
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再遷黃門侍郎
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
譴當殺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坐漏禁內語出
為沔州刺史在官有威化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
部尚書謚貞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
及邕躓於仕屢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書邕所撰碑
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為時
人所重舊唐書唐呂總評廷珪八分書古木崩沙閑花
映竹續書評

唐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宇文融薦為秘書
省校書郎作鍾體而側戾放縱迹不副名開元中舉
場後輩多師之述書賦注呂總評儋真行書云暮春花發
夏柳枝低續書評宋儋筆墨精勁蘓子瞻云其人不解
此狡獪書便不足觀如儋書畫不可弃也山谷集葉封
云道安禪師碑在戒壇寺西南按志云宋儋撰并書
字道勁多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海上余謂此書雖
有風致然用筆傾側殊遜北海書史評儋書如寒鴉
棲木平沙走兔是為似之耳至淳化閣帖誤列儋書
於秦程邈之後絕勝於此而黃山谷亦稱儋書筆墨

精勁又稱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則固當時名
筆也嵩陽石刻記

魏公壯偉 温國清勁

宋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
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歷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叅政韓億石中
立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凡事有不便
未嘗不言前後七十餘疏王曾謂之曰今言者不激
則多畏顧何補君德如君言切而不迂矣以益利歲
飢為體量安撫使異時督賦調繁急供綺繡諸物不

予直琦為緩調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活饑民百九十萬元昊反為陝西安撫使辨劉平冤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奏攻守二策執政難之琦言賊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若併出一道鼓行而進破之必矣賊犯山外悉兵付大將任福福違琦節度敗沒琦與范仲淹久在兵閒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琦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邀索無厭宰臣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曰念邊計曰擢材賢曰備河北曰固河東曰

收民心曰營洛邑繼又陳抹弊八事帝悉嘉納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登用中外政想其勛業後在定州威恩並行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由是兵精勁冠河朔又振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始潘美患寇鈔令民內徙而多廢壞琦以為適足以資敵遂請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喜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得病不能御殿臣下爭以立嗣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至是琦乘間進言宜擇宗室賢者建立以為宗社之計又與曾公

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等
力贊議乃定終立英宗為皇子英宗嗣位暴得疾太
后垂簾聽政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忠諫終
能解之帝寢疾琦勸立儲即立穎王神宗立琦執政
三世或病其專中丞王陶劾琦琦請去帝為黜陶琦
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及王安石散
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持前議益堅
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疏駁琦請辨愈切是時
新法幾罷安石不從聞者惜之戎狄猶畏其名契丹

汎使來以理地界為名手詔問琦等以計策琦疏曰
近年朝廷舉事致虜之疑者七事一一精細論之且
言報之以當如舊界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
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歐陽脩嘗作琦畫錦堂記
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可謂社稷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脩又
言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
遠矣又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琦有以琦進退諷文
彥博者彥博曰予豈敢望韓公公地位別程頤云魏
公是間氣琦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

事尤著力所立特全身雖在外心常係社稷至身老
而心益厚或有時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
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
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
也又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在宋惟師服王曾薨年
六十八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宋史及名臣言行錄等公天性
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
公書而加適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其為人言行錄
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
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敞繖自蔽率以為常宋韓

元吉桐陰舊話其書筆力壯偉墨池編工正書師顏魯公頗露

圭角書史會要朱子跋魏公與歐陽文忠書云張敬夫嘗

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

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寔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

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

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

密從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介忙意與荆公

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德性其相

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朱子

文集王世貞題魏公書北岳廟碑云北嶽廟在曲陽中

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道竦有二塑鬼竒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輕重此亦可窺一斑矣

奔州中
人一葉

宋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為圖寶元初中進士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

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及知禮院事夏竦賜謚文正光言其不足當改文莊受知龐籍籍沒光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有司奏曰當食光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官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至是復切言未幾立英宗為皇子仁

宗崩英宗有疾光獻太后同聽政光首上疏宜進賢
去奸英宗疾平太后還政光上疏治身莫先於孝治
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又料
必有追隆本生事引漢宣不追尊衛太子光武不追
尊南頓君上言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諸人相視
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
親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既上與大臣意
殊斥去刺陝西義勇兵光抗言其非張方平為叅政
光論其不叶物望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
通志以獻英宗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成神宗名

之曰資治通鑑與王安石呂惠卿對極論新法之害
帝曰今天下沟沟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
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安石等
以為是耳陛下豈能與此等共為天下邪屢屢極言
至論為安石等所障不得用請判西京御史臺自是
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欲嘿不忍復陳六事一青
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元豐五年
忽得語澁疾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
夫野老皆踴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
帝崩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

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呼曰君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光懼會放薛徑歸洛光知陳州過闕留
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還緣道人號呼曰寄謝司
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引領拭
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
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
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於是新法率復其舊元
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諸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
光嘆曰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

醫以家事付愚子唯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
免役五害等光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
賓客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
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謚文
正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
發冢剝棺帝不許追貶崖州司戶參軍既奪贈謚蔡
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靖康中還贈謚建炎中
配饗哲宗廟廷宋史言行錄公隸法清勁似其為人所謂
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觀其書可想見其

風采山谷集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

公書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於齊家之道或闕焉故

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為之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公通鑑

書稿作字方整未嘗為縱逸之態宜其十有九年始

克成書歟黃文獻公集李綱跋公書云凜然如對盛德君

子瞻其儀形聽其語論使人欽慕不能自已梁溪公集

手錄富鄭公使北日抄一卷其長五六丈字畫雖如

古拙而首尾端謹如一豈像其生平行止耶史稱公

之至誠可動天地此卷見之元湯允謨雲煙過眼續錄公私第榜

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上節

微屈染指書之字亦尺許宋馬永卿嬾真子公嘗寫山水小

景酷倣李思訓有其獨樂園圖燕桃軒雜綴

唐館禮賢 楚廟圖聖

唐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作文學館

叔聘賢才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推略前載命

閣立本圖像使褚亮為之贊書名字爵里號十八學

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唐書

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神靈琦瑋

僞僂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後漢王逸楚辭章句

康節快意 明道甚敬

宋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喟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犧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劬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

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篲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

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

印字可疑
或是角字

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迫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印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談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

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
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
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
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
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
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
皆能聞衆人所言名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
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
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宋史 康節喜吟詩作大字 伊洛淵源錄 少日好作大字 邵氏聞見錄

錄 朱子跋康節檢束二大字云康節先生自言大筆

快意而其書迹謹嚴如此豈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耶

朱子文集 魏了翁題康節書云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

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

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 鶴山集 周必大題

康節寫陶詩云康節先生蘊先天經世之學顧獨手

抄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蓋慕其知道也 平園集

又云其心聲正大可以銘盤心畫道勁可以貫準 同上

宋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父珦慈恕剛斷

甚有清節。顯舉進士，調鄆縣主簿。茅山池，二龍民俗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顯所部役人不勞而事集，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為晉城令，多治績，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河東義勇備數而已。顯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習，以為常。顯教喻民始信服之。百姓愛之如父母。以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動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議更法令，中外言者攻之甚力。顯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居職八月，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出為鎮寧軍判官、司馬。光上疏求退，稱顯

公直以為已所不如曹村埽之決顯以京師可虞告
郡守率廂卒立走激喻士卒數日而塞之知扶溝縣
治瀕河惡少脅行舟者自是境無焚剽患李定劾其
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囚逸責監汝
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
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盡於面背門人交友
從之數十年所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
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
於老釋者幾十年返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

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
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
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
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
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
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
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

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

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宋史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又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學小或問程子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太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念怎生得如此然可惜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性理大全

雲林負氣 松雪盡性

元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生詩名傳聞館閣晚年益肆力吟詠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遍黃庭經畫法入巨源

之室

續一五
簡一錄

署名或曰東海瓚或曰嬾瓚變姓名曰奚

玄朗或曰玄映別號五曰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

主蕭閑仙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元顧

慶雲林
遺事

家故饒於財輕財好學嘗築清閼閣蓄古書

畫於中人罕跡其所愛寫溪山竹石攻詞翰皆極古

意性甚狷介好潔類海岳翁書史會要云素有不
潔癖人跡曰倪迂尤善

自晦匿畫棄其所蓄扁舟獨坐與漁夫野叟混迹於

三泖五湖間又類天隨子錢溥雲林
詩集序元鎮好僧寺一

往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宴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

景客求必與好事者購之價至數十金壯年有巨幅

天隨子唐
陸龜蒙別
號

雅宣山圖為當世所珍張士誠弟士信使人持絹侑

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為王門畫師即裂其

絹而却其幣雲林
遺事其寫林木平遠竹石殊無朝市塵

埃氣寫山水不著人物初以董源為師及乎晚年愈

益精詣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為宗所謂愈老愈熟

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書史會要元鎮極簡雅

似嫩而蒼宋人易摸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元鎮不

可學也藝苑
卮言其畫可稱逸品古淡天然米痴後一人

也圖繪寶鑑以為師馮覲覲闈人耳雲林負氣節必

不師其畫容臺
集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

參三以北苑而各變局隨筆雲林一生不畫人物惟

師子林圖有之亦罕著色者清河書畫舫其翰札奕奕有

晉宋人風氣甫田集師大令無一點俗塵四友齋叢說

元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孟頫

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用蔭調真

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

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

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

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

難之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二十七年地震北京尤

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詢致

災之由議者畏棗哥以脩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

及時政先是理算天下錢糧害民特甚孟頫勸阿剌

渾撒里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民始得蘇帝嘗問葉

李留夢炎優劣孟頫以夢炎為優帝曰夢炎在宋為

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依阿取容李布

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

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

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

棗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

趙詩首云
狀元曾受
宋朝恩耳
擊權奸不
敢言云云
見癸辛雜
識續集

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
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
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徹里至帝前數乘哥罪惡帝
怒命衛士批其頰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乘
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
政事孟頫固辭有旨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
及治道多所裨益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
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官事清簡仁宗立時孟頫
為翰林承旨榮祿大夫帝以此李白蘓子瞻又稱操
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有聞之

者又有上書言國史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曰趙子
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典司述作傳之後世
此屬嗷嗷何也俄賜鈔五百錠六年得請南歸至治
二年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所著有尚書
注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
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
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
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綴揚
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
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

宋高宗廟號思陵

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史元公專以古人為法篆則法石鼓詛楚隸則法梁鴻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以近體他人書優於此劣於彼公悉造其微窮其天趣揚載趙公狀其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二王諸家晚學李北海宋潛溪集篆隸正行顛草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鮮于樞困學齋集解縉云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古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子山得其奇偉揚仲弘得其雅健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書學傳授又云神明英傑儀鳳冲霄祥雲捧日解學士集張伯

雨云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一日能書一萬字也容其集方孝孺評公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遼志齋集祝允明云吳興獨振國手徧友歷代歸宿晉唐王氏法書苑何良俊云世謂公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四友齋叢說善書為難題額尤為難以子昂之筆法其題額則推讓於李雪菴慵齋叢話揚慎刑伺項穆以下評語今皆畧之其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帛墨遊戲點染欲樹即樹欲石即石元許謙白雲遺稿後能以飛白作石金錯刀作墨竹則又古所鮮能者鐵網珊瑚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

織有北宋之雄去其獷容臺集陶宗儀云公云我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佑之嘗贈予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上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并驅耳然往往閱公所畫又豈止龍眠并驅而已哉錄耕公教其子雍云法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潛確類書

桃板禦鬼 煙閣形勳

黃帝時有神荼音伸鬱壘音律兄弟二人能執鬼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中人禍害茶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一以臘除夕

立桃板於門飾桃人垂葦索畫虎皆追效於前事冀以禦凶也應劭風俗通義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圖長孫無忌等勳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代宗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於太廟圖形於凌煙閣雍王至曹楚王三十三人憲宗貞元五年詔以褚遂良已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於凌煙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大中初詔求李峴等三十七人像繪圖凌煙閣唐書

仁祖注瀑 叔夜凌雲

晉謝尚字仁祖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

過禮八歲神悟夙成鯁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通謁導謂曰聞君能作雉雒舞一坐傾想尚曰佳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議曰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夫以一體之小惠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

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後為西中郎將督揚州六郡諸軍事鎮歷陽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苻健將揚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復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拒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卒年五十謚曰簡尚草書深得昔人行筆之意宣和書譜述

書賦云尚草特峻猶注飛澗之瀑溜投全牛之虛刃
晉嵇康字對夜譙國鉅人也有奇才遠邁不群有風
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
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
無不該通長好老莊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
自足於懷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著論道其
意所與神交阮籍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
戎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至汲郡山中見孫登登沈默自守
無所言說康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遇王

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
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
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
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
康乃與濤書告絕有言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
行為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又
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
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性絕巧而好鍛
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
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

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
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有言性不
傷物煩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又云庶勗將來
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
初鍾會造康居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
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
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
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
毋丘儉賴山濤不聽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宜
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

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
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
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
而恨焉康談理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選上古
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趙至年十
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
能去書對夜妙於草製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
乎筆墨斷董道云昔於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
皆入作書閩域廣川書跋述書賦云叔夜才高心在幽憤
允文允武令望令聞精光照人氣格凌雲

仲容無采 宗炳回紋

唐殷仲容聞令子也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舊唐書仲容善書畫工寫貌及花鳥妙得其真或用墨

色如無五采歷代名畫記善篆隸題署尤精書斷安業寺額

神馬觀額等皆精妙曠古述書賦注流杯亭侍宴詩李嶠

序仲容書貞元中陸長源以為絕代之寶也集古畫錄

花鳥亦邊鸞之次也唐朝名畫錄

劉宋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武帝辟少文為主簿不

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注輒忘歸

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人有餉遺並受

之武帝數致餼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宋受禪

及元嘉中頗徵竝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

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慧

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情好山

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

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

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

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

桓氏亾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南史少文所畫瑞應圖千古卓絕庚元威論書少文高士飄

然物外情不可以俗畫傳其意旨歷代名畫記蕪子瞻題

少文一筆畫詩云宛轉回紋錦繁盈連理花何須郭

忠恕匹素畫縲車東坡集

張墨參神 伯玉得筋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云張墨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

取精靈遺其骨法可謂微妙荀勗張墨師於衛協歷代

名畫記抱朴子曰衛協張墨並為畫聖

晉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以明識清允稱鄧艾鍾

會之伐蜀瓘持節監其軍蜀既平會懷異志因艾專

擅密與瓘奏其狀檻車徵之瓘執艾父子又與諸將

平會自以與會俱陷艾懼為變欲專誅會之功遣護

軍田續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父子都督徐州及青

州所在有政績都督幽州離間務桓力微二虜務桓

降而力微以憂死徵拜尚書令瓘學問深博明習文

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一臺二妙漢末

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瓘以

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

選與太尉亮等上疏論之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以

瓘嘗欲廢太子賈后怨之楊駿素與瓘不平復欲自

專權重遂與黃門等毀之奪權子宣所尚公主權漸
懼告老遜位進位太保以公就第惠帝立以權錄尚
書事賈后素憾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遂謗權
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免權等官權及子
恒岳裔并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後謚曰成
贈假黃鉞書晉權採張芝草法取父法父名叅之更為
草藁世傳其善齊書王權嘗作柳葉篆其迹類薤葉
而不真筆勢明勁莫能得學夢英十

孔篆銅盤

老書石室

孔子題季札墓十字

元吾衍學古編云按古帖此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數古

似乎可信今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在潤州宋鄭
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
上所刻也書亦少異於籀文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
字張從申書其後籀字極大李陽冰初學嶧山碑後
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是陽冰
所從得法也廣川比干墓在汲縣西北十五里墓前
有殷比干墓四字世以為孔子書體勢與周穆王吉
日癸巳石鼓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
以為唐人書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文曰左林右
萬世之寧開元中為耕者將武所得不傳矣明郎瑛
茲焉是寶

稿水經云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
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云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
秦非孔子書必矣漢隸字源按比干墓字揚慎以陶潛作
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為夫子書其季札墓
字董道以字體異於籀且夫子未嘗至吳為疑吾衍
亦辨其妄增字劉昌詩云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
今字濶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
書十有二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
或者後人行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為是書爾趙
涵云唐張從申有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摸搨

大曆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冰得此而變化
者王應麟云張說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墓秦存
展季之隴言孔子篆者始見于此

老子者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
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徳之意
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以終史記周賴陽石室中有老
子篆書道德經後蔡邕以隸字證之金一韋記

石恪滑稽 齊翰超逸

宋石恪益州名畫錄云字子專蜀人性滑稽有口辨工畫佛道

人物始師張南本後筆畫縱逸不專規矩蜀平至關

下嘗被旨畫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堅請還

蜀圖畫見恪攻古體雖豪貴相請少有不足圖畫之

中必有譏諷焉益州名畫錄恪所作玉皇朝會圖天仙靈

官經緯星宿地上地下主者集於帝所玉皇大帝

端展而坐衆真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

在乎通明殿中也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

其奇所以作形相醜怪奇崛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

魚蟹於腰目以侮觀者恪所作翁媪嘗醋圖褰鼻撮

口以明其酸又其所畫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

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極其情態前有大小鬼

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李廌畫品元朱德潤題恪鍾

馗氏小妹圖曰遜齋閑覽云皇祐中掘地得宋宗慤

母墓誌刻石載其妹名鍾馗此鍾馗小妹之始見于

簡錄也今觀恪所畫一年少婦人四女鬼相從謂是

耶其行筆老勁傅色妍麗猶有唐人遺韻存復齋集按鍾

馗不始于唐明皇夢事詳見于楊慎外集

南唐王齊翰金陵人仕李煜為翰林待詔畫道釋人

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巖幽卜開寶末煜銜璧

請命步卒李貴者入佛寺中得齊翰畫羅漢十六軸

為商賈劉元嗣高價售之載入京師質於僧寺後元
嗣償其所貸願贖以歸而僧以過期拒之元嗣訟於
官府時太宗尹京督索其畫一見大加賞歎遂留畫
厚賜而釋之閱十六日太宗即位後名曰應運羅漢
宣和畫譜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入細者勝易元吉
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獐獒名牛歌
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人物門妙品十五人齊翰居
第一評曰齊翰不曹不吳自成一家其形勢超逸近
世無有

由夷硯墨

恬倫帑筆

仲由作硯原物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名釋前漢張
彭祖少與宣帝微時同硯席又薛宣筆硯皆為設方
畧前人謂硯字始見於此高似孫云按太公金匱硯
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汗白李之彦
硯譜亦云此事之彥又云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
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蘓易簡硯譜亦云唐中世
已前未盡以石為硯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有以銅鐵
為之者避暑錄唐人多只是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
止稱為陶泓學齋天子以玉為硯取其不冰西京雜記孔
子廟有石硯製甚古樸夫子平生物也伍輯之硯神

曰萍妃致一虛一閣雜一祖一字典傳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

知古亦有木硯李之彦廣南以竹為硯志異一物石理發

墨為上色次之形製巧拙又其次文藻緣飾失硯之

用晉硯有如鳳字兩足者所謂鳳皇池也俗呼為鳳

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米一蒂薛稷為硯封九

錫拜離石鄉侯鐵面尚書即墨諸軍事鳳一翔一退文嵩

石虛中傳云石虛中字居默器度方圓中心坦然若

汪汪萬頃之量拜即墨侯與宣城毛玄銳燕人易玄

光華陰楮知白同出處蘓軾萬石君羅文傳云其上

世常隱龍尾山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每有詔命

典策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

成以授楮先生使行之蘇易簡硯譜云柳公權論硯

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次之殊不言端石端溪山號

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

所在端石以子石為上生大石中石精也流俗訛遂

以紫石為上譜硯

刑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原一物墨造於黃帝之時一

云田真造墨廣博一物一志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釋一墨者黑

也松烟所成土之類也說一文韋誕奏蔡邕非純素不妄

下筆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三一輔古用松烟石墨

二種石墨自魏晉以後無聞，松煙之製尚矣。衛夫人曰：墨用廬山松煙，晁氏終南山五老洞碑云：永壽漢之好時也。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淵鑑類函。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黝黑，入硯無聲。又曰：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續彩煥發，皆玉理也。墨池瑣錄。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東坡志林。造墨之妙者，魏無過。韋誕五季無過，李廷珪父子易水人也。廷珪父奚超與廷珪，三至歙州，以墨名家。南唐賜姓李氏，其墨漬

水中三年不壞。宋有潘谷，元有朱萬初，雲尤清稱萬

初，墨沈著而無留迹，輕清而有餘潤。潛確類書按：唐末易水張過宋

常和陳瞻王迪等墨亦為妙品。蔡君謨云：廷珪墨能削木，百一家詩注。其墨

有數等，邛作下邛之邛者為上，作丰潔之圭者次之。

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庭珪者最下。王氏談錄。宋

初其墨不為貴也。至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

得也。邵氏聞見後錄。墨神曰：回氏致虛閣雜俎。薛稷為墨封九錫，

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

成樓臺狀。纂異記。司馬光無它嗜好，獨好貯墨。人以為

墨癖。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

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

濕隴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張舜民畫墁錄

有客出墨函墨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其誇焉李

格非作文以破客說墨莊漫錄李文雖往以其長此不載

虞舜造筆原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釋名筆者畢也能

畢舉萬物之形成公綏弁賦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

筆又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

曲禮云史載筆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

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為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

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李瀚蒙求按孝經授

神契孔子作孝經簪縹筆衣絳衣向北辰而拜緯書之文固不足信但瀚引中候不及授神契故以類附

載于宋馬永卿曰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

雅曰不律謂之筆曲禮云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又

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但古筆多以竹如

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

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韓子毛穎

傳備載之子願真王充作論衡左思作三都賦皆門戶

牆壁著筆硯蔡邕秘合傳休奕韋誕王羲之各著筆

經江淹紀少喻虞世南李白及金馬定國皆夢筆淹

則稱寸盡其它則才思大進王珣夢之以知有大手

筆事杜牧夢之以知命畢元揚與母夢神人授筆而生與博覽強記時關中多士名未有出其右者裴行儉云褚遂良非精帝佳筆未嘗輒書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而已虞世南亦嘗稱歐陽詢不擇紙筆而詢子通則以狸毛為筆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又北魏古弼頭尖太武名之曰筆頭又曰尖頭奴時人呼為筆公筆之典故固多今粗書于此以示童蒙猶更載于下文云李仲甫漢桓帝時賣筆遼東一筆三錢列仙傳韋昶好作筆王獻之歎為絕世書斷柳公權云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

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宋吳曾能世傳宣州諸葛氏能作筆柳公權求之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斯筆不爾退還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之即以常筆與之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孔帖錄氏聞見後錄作陳氏柳公權以心正則筆正諷穆宗已詳于公權心正條下蘇軾云近年筆工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獨錢塘程奕所製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是亦一快東坡集文嵩管城侯傳云宣城毛玄銳字文鋒薛稷為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亳州刺史纂異記蒙

恬為秦將有功績築長城斥地千里匈奴不敢窺邊

李斯趙高譖之二世與弟鶩俱無罪被戮東記

後漢蔡倫字敬仲和帝時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秘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巧堅密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

其用縑帛者謂之帛縑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為帛秦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後漢書前漢外戚

傳云赫蹠注謂小帛也則帛名已見於前漢恐非始

於倫但其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耳學齋估畢紙砥也

謂平滑如砥石也釋名方絮曰紙通俗古者用縑帛依

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帛故其字從糸貧者無之

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蔡倫剉故布擣抄

作帛故其字從巾又魏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詰其中

部云紙今帛則其字從巾之謂也漢記王隱晉書按

皆引外戚傳赫蹠為證通鑑注亦然蔡倫後有左伯善造紙齊蕭子良

與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

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潛確類書子邑左伯字仲

密香紙以密香樹皮作之極香而堅紐水漬之不潰

爛南方草木狀側理紙後人言陟里南人以海苔為紙其

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拾遺記王羲之蘭亭序用蠶繭

紙似繭而澤也說世石虎詔書以五色帟著鳳皇口中

令銜之飛下端門記鄴中齊高帝嘗以凝光紙賜王僧

虔一云銀光記丹陽唐高宗詔詔勅施行既為永式比

用白紙多有蟲蠹今後皆用黃紙唐書古有鳳尾箋番

薄縷輕制作精妙山堂肆考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苧牋

蜀之麻面藤骨金花玉屑魚子十色箋國史補元李氏

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澤細膩相傳四世請趙文敏書

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

未知何時乃得書之陳繼儒紙名雅馴者粗記于此

松紋紙清異錄玉板貢餘經眉霞光表光蜀箋譜金鳳揚

外傳玉葉銷金天中記鋪玉梅堯臣詩雲母通雅露桃紅天水碧

金縷箋潛確類書龍鬚觀音簾鵠白洞天清錄女兒膚陳師道詩麥

光春膏冰玉柳綿鴉青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

蜀箋譜南唐李後主造澄心堂帟細白光潤為一時之

甲淵鑑類函日本國出松皮紙又扶桑國出荻皮紙負暄雜錄

建中元年我寶龜十一年日本使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有

譯者得章草兩幅筆法有晉人標韻其帟一云女兒

青微紺一云卵品光白滑如鏡面筆至上多褪非善

書者不敢用清異錄按新唐書亦載此事曰一本後記

從四位上藤原野磨副使從五位上石川道益等抄下見林異稱日本傳云葛野訓若近興能音然味

藝林叢書初編卷之五

詳紳鏡抄曰葛野或曰賀能藤原數光曰賀能者乃葛野之反一名也反一名者取上一字假名之初與下一字之初若終連為名國尉反一名乃歲通憲反一名民倫猶葛野稱賀能也

補之集成 克明巧密

宋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文年十七賦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蘇軾讀之歎曰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辯博雋偉舉進士第一後為著作佐郎坐脩神宗實錄不實累貶徽宗立召拜禮部郎中黨論起出知河中脩河橋以便民民立生祠徙湖密果三州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號歸來子太觀末知泗州卒生平才氣颯逸嗜學不倦尤精楚

詞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議者以為通達世務和簡錄補之有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上題云胸中正可吞雲夢蓋裡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入衡霍為君無盡寫江天嘗增添蓮社圖樣自以意先為山石位置向背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令傳摸之菩薩做侯昱雲氣做吳道玄天王松石做關仝堂殿草樹做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做李成崖壁瘦木做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韃服做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鷗若鳥鼠以崔白集彼眾長共成勝事今人家往往摹臨其

藝林叢書初編卷之五

藝林叢書初編卷之五

本繼書无咎居濟州葺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瀟

洒盡用陶語名之自畫大圖書記其上書尤妙者舊續聞

其集曰雞肋集祝允明題河南枯樹賦云後有晁補

之跋辭氣筆勢皆極超拔矯然游龍予見晁書前此

止一小牘不知其精絕如此也祝氏集略

宋高克明絳州人喜幽嘿多行郊野閒覽山林之趣

箕坐終日歸則求靜室以居沈屏思慮神遊物外景

造筆下大中祥符中入圖畫院至待詔少府監主簿

賜紫景祐初上命畫臣鮑國資畫四時景於彰聖閣

國資戰懼不已不能下筆詔以克明代之淮海富商

陳永以百千求春龍起蟄圖克明堅讓不從時輩多

之克明亦善佛道人馬花竹翎毛禽蟲畜獸鬼神屋

宇皆造於妙聖朝名畫評山水採擷諸家之美叅成一藝

之精團扇卧屏尤長小景但矜其巧密殊乏飄逸之

致圖畫見聞志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太后命孫奭宋綬

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迹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

為三朝寶訓十卷又為鹵簿圖十卷詔克明等繪畫

之極為精妙叙事於左令傅母輩日夕侍上展玩之

王明清揮塵後錄明徐有貞題克明雪意卷云畫譜稱克明

得李成筆意蒼古清潤為北宋丹青名家思陵嘗有

藝林叢書初編卷之五

藝文類聚卷之五

評詩云克明往道寧逝郭熙遂得新成名則其品第皆出熙上也續書畫題跋記王元美亦云此雪霽溪山圖其

飄瞥窅窕映帶淺深曲盡灞橋剡溪象態而筆力蒼古風格道勁妙出丹青蹊徑真神物也舟州山人藁

趙岐四像

張叅五經

後漢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字暉卿少明經有才藝娶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

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愈岐疾宦官數為貶議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尹岐懼禍逃避之玳果陷岐家屬盡殺之岐遂逃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孫嵩問而得其實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後遭黨錮十餘年四方兵起徵議郎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

免後副馬日碑撫慰天下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操聞岐至皆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又移書瓚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與岐會洛陽興平元年岐至荊州說劉表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岐以老病留荊州年九十餘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後漢書

唐張叅大曆中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

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歲崩剝汚鱗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韋博士公肅遂以羨餘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櫝而高廣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劉禹錫新修五經壁記 叅自序曰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

藝文類聚卷之五

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

引而伸之不敢專也五經文字參年老嘗手寫九經以為

讀書不如寫書國史補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

刊正認失甚有功於學者顧炎武日知錄劉禹錫五經辨記

當作於太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

三易矣顧炎武金石錄唐開成中唐玄度奉詔覆定太學

石經文字以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文字王堯臣歐陽修崇文

目後漢宦者李巡以諸博士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

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

石後漢書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刻蔡邕等名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水經注靈帝所立其

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

文篆隸三體者非也金石錄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

字石經三種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蓋以隸為

今字也洪适隸釋按石經隋志及廣川書跋訛云魏一字

漢三字而衛恒江式洪适張彥等皆以為魏三字其

說可取云
煙雲有理 鬼魅無形

蘇軾嘗論畫云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

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

藝文類聚卷之五

藝林叢書初編卷之五

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
取名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
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
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東坡集沈存中云書
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至於奧理冥造
者罕見其人如彦遠畫評言王維畫物不問四時如
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
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
便成故造理入神迴得天意難可與俗人論也夢溪筆談
客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

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
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韓非子畫工惡圖犬
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後漢書張

衡傳

索靖草狀

鮑照勢銘

晉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
衷張魁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
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傳
玄張華與靖一面厚與之相結武帝擢為尚書郎與
衛瓘俱善草書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惠

藝林叢書初編卷之五

四六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西戎反叛靖擊賊敗之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討孫秀有功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年六十五後贈司空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極其形容晉書靖張芝之姪孫書斷靖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蠶尾南史王僧虔傳靖書月儀帖急就篇出師頌有宋明諸家跋劉宋鮑照文選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

府文甚道麗始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以位尚卑照勃然曰千載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甚見知賞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其實不然也後為臨海王子瑱參軍子瑱敗為亂兵所殺南史照嘗著飛白書勢銘具述其趣書苑菁華

仲由木劍 水聖晶餅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

善本家之衣影卷之三

公立畫昭君著帷帽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病也

宋孫知微字太古彭山人也通論語老子學尤善雜

畫凡牧伯所至必與之相款高談劇辯皆出人意表

畫釋老則往山墅不茹葷經時方成晚居青城之趙

村愛其水竹深茂以助逸興聖朝名畫評知微高士以畫

得名然實非畫師也馬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而不

可得知微一日於壽寧院閣上為畫公徑往從之知

微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禮之益厚知微愧其意作

蜀江出山圖俟其罷去追至劔門贈之蘇籀樂城遺言按子由以

知微為高士子瞻以為工一匠手取見聞見後錄李薦云知微紫陽真人有尊

行寓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度越眾人張公乖崖

詠鎮蜀欲一見之終不可致聞在僧舍飲損車馬詣

之即投筆遁去及乖崖還朝道出劔閣一村童持知

微書迎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一圖為獻問

其所在則曰一山人以書授我去已遠矣張公益嘆

其高蜀中畫苑知微畫壽寧九曜令童仁益葦設色其水

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華於餅中知微既見

愀然曰餅所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則奚以

圖畫見聞志

馬張二事
元一事益
傳聞各異
耳

元一事益傳聞各異耳

四六

藝林蒙求初編卷之五

藝林蒙求初編卷五終



群馬県立図書館



0667771-0